

永樂大典

三

卷三千一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九真

陳

陳遺

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好食餚底飯遺在後恒有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思胤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每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喚母語默朗明姓氏遂華遺仕主薄常晨焦飯遺母一日戰敗逃以焦飯

有時人謂純孝所感

陳憲

推揚志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攻圍懸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賈戶以及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

縱橫車以填塹憲督屬將士固守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陳文詔

上元縣志宋孝建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競為竟陵王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競

水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一

陳顯達

南齊列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水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擢使太始初以軍主錄徐州刺史劉據除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錄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營劉勔大折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泉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稍定顯達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方集顯達目中城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六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劉道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騎密通彼此顯達於崖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達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楚貴人以序鄉忠發萬里信誓

永樂大典

卷三十三

如期雖屠城多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莫止於君臣邪達明與王季俱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京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京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後鎮府貽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准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還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東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蠻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仕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之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州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境故城上遣顯達征節平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死葉

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敗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待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北丘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社亂華，巢穴神州，遂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以區夏。但多難南夷，恩化肇滄，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兵叛，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高遠。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軋馳道，信不可失。時宜終朝，宜分命方徵。因茲大號，侍中大尉顯達可贊轂槐陰，指授群帥，中外戒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圍南鄉城。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被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十計。官軍競取城中綃，不及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威顯達，數人擣之，逕道從分墳山出，均水口。

水經卷三百三十三

三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十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先是大換乘馬，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馬鄧入關，有時虜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末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遼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猶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壘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廟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納紀自頌，應禪從民。遺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慕洪嗣，開罿嶽，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頃孤負荷，明帝失聖。越建中興，至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祀先宮。穢興閭閻，皇陸為市蜃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狴之刑，四剗於海路；家門之豎，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事至此。徐

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其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尤僕射年在殊
車將念机杖歡歌因義紀影朝門急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
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縵組之間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
皇陛列劫堅之坐且天人同愁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
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雙震步生以為奸倖況事降於往恆叢
倍於前嘗此而未廢號不可與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遂念訓
心蕭衛尉蔡詹事尤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峻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
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永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奉
從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
遣誠言久慷慨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摠勦
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竝已暴邁旌鼓將父南兗州司馬崔恭祖
壯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業勤
食風橫戈待節闢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弘聖杖德脩文
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波英序還抗社稷本砍鳴笳細鈞
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違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九派列
艦迷於三川此蓋擇海澨營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

永樂大典卷三百三十一

四

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崇山左
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
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秣石大
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為拒
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
救屯城南宮被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興臺
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拒走至西洲從烏
擣村為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蘿側血湧湔蘿似淳于伯之被刑
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
冕首子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質光王敬則傳下南史顯達諸子
與王敬則諸光並精車牛屨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
顯折角江瞿晏白鼻而皆集陳食顯達知此不悅父子休尚為郢府主簿
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豎尾蟠拂足王謝家許汝不須
提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
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永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

建鄴以掩不備又遣指鄴州刺史

建安王寶寅為主

論曰王敬則傳

陳伯之

梁書

列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

呵之云楚子莫勸伯之謂田主曰君猶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伏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

矣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授面硯人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尋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為南

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尋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勳累遷為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

伯邑五百户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之性主蘇隆之史說伯之

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天子政事令全州門火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名其心未定及其猶豫

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

下伯之頓蘿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見出降伯之輒喚與耳語高

水經卷三百三

五

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此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十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藏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繩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縉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字能自致惟縉獨不違高祖即位縉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拒之縉益怒松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漢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焚惑守南粵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人朱龍符為長流將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刑政逋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南史伯之子天祐時為直閣將軍武帝子璡龍符舉親付焉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縉伯之並不受命答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

高祖曰龍符號勇健兒鄧騠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騠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後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謂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騠今後啓卿若復不得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廢騠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謂詐爲蕭賈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爲壇。校以翼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歃血。謂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不惡使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謂爲壽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叅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儕。季景。受龍符節度。儕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藏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使日晡輒卧。左右伏身皆休息。元沖因其懈弛。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營。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沖起兵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時眙人徐安莊。興紹張顯明。逃擊之不能禁。及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謂等曰主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捲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入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謂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松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鷗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聞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苦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業數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綿涉血於友于。張繡停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首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春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爰妻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

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幢之謀，乘輶建節，奉旌揚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頗借令，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殘。部落攜離，酋豪猜惑。方當繁頭疊額，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鶩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畴日。撫弦登陴，盡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河西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屬良圖，自求多福。南史天監四年，詔王宏北侵。玄今記室丘道林與伯之書，末曰：‘想早屬良圖，自求多福。’

鮮昌海跋角變化，唯北狄野心，搖搖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之後。總茲戎重，方帶人洛。內伐華春，外若遷不改。方之僕言，聊布絃懷。君其詳之。伯之得言，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仕後，以爲通直散騎常侍、駙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父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

也。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七

續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續戲爲詩曰：‘帽上著龍冠，襟上著朱衫。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論見劉季連傳。南史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鷺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剝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鴟毒，唯命

陳慶之

梁書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壯

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鄧，指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儻率諸軍應援，遂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防軍二十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二萬來拒。毛拔、陳廷明先還，其別將丘大十築壘潯陽，觀兵近境。慶之進軍其壘，一鼓便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

金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猶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渴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渴陽四十里。慶之欲迂戰。常放一箭。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則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速得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報。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度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渴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伏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關心。皆謀退縮。直至立功名。直聚爲抄裹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計。今日紀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衝故夜出。陷其四壘。渴陽城主王建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降牋。鼓樂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渴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渴陽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八

之地。置西徐州。東軍來勝前領城父高祖嘉馬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禪。又非豪家。狀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竚略善克。今終聞朱門。而辱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未立為魏主。高祖納之。慶之爲假節。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使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榮城。遂至睢陽。魏將立大十有二。萬分築九城。以抗拒慶之。攻之。自丑至申。陷其三壘。大千弓降。時魏征東將軍齊隆王元徵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渠來。進屯老城。城四面蒙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主擒徵業。獲租車五十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十。援。楊昱。又遣右僕射朱世隆。西兗州刺史王羣。騎一萬。據武牢。天橋。及。先遣其驍騎將軍。小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十。騎將曾安。領夏州步騎九十。援。楊昱。又遣右僕射朱世隆。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主此以采。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授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為無算。天橋之衆。並是仇讐。我等縱有

七十，虜東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
盡主前須平其城。量諸君無微狐疑，自貼脣膽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
宋景休義興魚天懸，踰堞而入，遂克之。城而魏陣外合。慶之卒騎三千，背
城逐戰，大破之。曾安於陣乞降。元天穆、爾朱隆景、走魏。主元子攸、收梁陽諸
寶牛馬，授帛不可勝計。追赴武牢，爾朱隆景、走魏。主元子攸、收梁陽諸
其臨淮王元或、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頽入洛陽，宣
御前殿，改元大赦。頽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
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卒衆四萬人，攻陷大梁，分遣
老生賈穆兵二萬據武牢，刁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欵天
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後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
靡。先是，各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過白袍。自葵鄧縣至于
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言
衛娘侍興改於當，頽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遑視事。與安豐臨
淮共立毒計，稍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貴慶之力用，外
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方說頽曰：「今遠來至此，求伏
遠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為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

水經文卷三十三

九

兵，平勒諸州。有南人反此者，悉須部送。頽欲從之。元延明說頽曰：「陳慶之
兵不出數十，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
之宗社於斯而滅。」頽由是致疑，稍成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
負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
出一萬，羨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事既
中，原聲動河塞。層頽據各州，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頽前以慶之為徐州
刺史，因固求之。鎮頽之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各陽之地全相任委，忽
間捨此，朝寄敵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乎？」頽仍恐成僥幸，慶
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驍騎將
軍爾朱吐沒兒、兼長史高歡、鮮卑萬、勤、東流百萬，拔魏主元子攸，乘攻
頽。頽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
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
河南大定。」榮乃燒木為筏，濟自破石，與頽戰於河橋，大敗，走至臨頽。遇
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燒陣東走。榮競自未追，值嵩高山水共盈。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

軍入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門閒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督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一千五百戶出爲特節都督錄淮諸軍事。督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女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王豪舉。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錢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決。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郡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克雄。渠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十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賜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進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黎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轎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間倉賑給多所全。齊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號

次一部。謚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純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陳昕

梁書列傳。昕慶之第五子。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異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伏主。敕遣助防義陽。魏州豫州刺史克雄北間曉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救戰。昕躍馬直趨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咸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大清二年。侯景圍滻陽。敕召還。昕答云。殊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拜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車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毅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今昕收集部曲。特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株嚴集之。昕因說桃株。令率所領歸降。裴叔王。傅宋子仙。爲信。桃株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縫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景日不決。外事發。濟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

得之乃逼。時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株。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欽裹甲隨之。時既不肯為書，期以必死，遂為景所害。時年三十三。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功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

陳暄

南史時傳少弟，嘗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偏歷王

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興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麈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憐。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吾周伯仁度汝，唯三日醒，吾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虧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

而不備酒可十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偏布朝野，自言焦棲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焉。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實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口不離，訛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改言其醒，可反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緝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持瞽紅絲布裹頭，袍拂蹀靴至牕。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史持下牘，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瑾、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瑾、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將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大章諧謀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牕于梁牕之以足，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煊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檄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拂衣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於髡髮，汝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憐。會帝射御柳，莊在坐，遽起撥之，并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競人之夫輒齎教之造。

次之愆伏待刑憲復主素重蔣意稍解殺引曠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曠發博而死論見陳伯之傳後信安志陳曠字子舒夙喪其父事母孝懿第名試入館以不往謝用事者出併隆興桂氏達華陳曠曰莫笑此老乞盜多見興廢杜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

陳仲儒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魏人陳仲儒請休京考立率以調八音曰夫率本以代伐取其水數調故樂器而調整之體宮商直屬歌若公孫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言。清商走足唯黃鐘首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水東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則實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體不成音曲者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休京考言中呂為宮乃以去其高商始為徵然後方謂而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鐘為徵何由可諸些聲者增廣之傳簡略舊志率十三枚。隨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下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相辨明仲儒考率當施柱但前部柱中約率分則相生之體之旨應合其中絃粗細清與琴宮相類施輪以調整今與黃鐘相合中柱下休數盡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清施柱如第即於中絃累盡一周之聲度半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陳寶應

陳書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祖有才幹為

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染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財初竝肩處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擣蕩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明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富大賈應自海道迎歸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王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來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貨產士衆僅盛侯景平元帝因以財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招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璫授特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鎮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宋室并遣使條其

子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取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廸。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爵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讎西旅拒漢不稽誅。遷東被漢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動，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潯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如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廸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舊器，而顯成三叛。豈深四罪者乎。案聞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草，本逆受敬。梁季喪亂，閩陽咀絕。父既豪俠，弱動蠻版。推轡其坐，自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毒詔，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突行方謝，網漏衣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寢表聖基，斗牛聚星。尤荷玉連謀山航海，雖若欵誠，擅割環珍，竟微職貢。朝廷遭養含於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畫爐之榮，裂地置州，假蕃塗之威，即封戶號仍足據陽，乘華輶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威儀君臨，誰思垂敬。墜周廟會，迺長勝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貢恩澤，擇亭廳而置酒，又娶孫女，自谷遷喬，執復尚擬，而苞藏鴟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東周廸盟，軟婚姻，自為胥齒，屈縗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牧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文船下

賴免墮澤之南川，遂敢舉盜竝助凶孽，莫不應該擁護，盡殲醜徒。每以罪在首，未問茲驅逼所，收降馘立勤矜放，仍遣中使委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廸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藪，遁使袁熙請帝，遠數頭行馬援觀娃，猶安井底。至如遁迹九賦，剽掠四民，闢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啖黔首，蟄附，相肩，叶契連蹤，乃復偷超瀛溟，越擾浹口。侵輶嶺海，掩襲述城，燒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少州刺史俞文同、明威將軍程文泰、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李延、假節與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文泰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李延、假節與旗將軍譚瑱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餘孝順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來跨滄波，掃蕪巢窟，此皆明耻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揚業，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造巖為駕，繩方壘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歛到，累使求寧。南康內史裴志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鄉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入伏，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等伐遼，達意合。若伐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類之勿救。征南薨，贈上策，無忘周南。餘根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桂克守家聲。

永樂大典

卷三一三三

軍過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繩。董平衝廣之師會我六軍。瀘州刺史李曉。明州刺史戴是。新州刺史區白獸。杜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閻琪。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任望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相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縱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頃晉安。按營楊旌。夷山壇石。指期犄角。以利最捷。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軍孫謝。尋侍鎮西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輒。戎嚴中丞。以為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譖尼。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首方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業。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一起。斧鉞一臨。固知所教。昭達既冠周邊。猶東興。蕩頓于建安。餘孝娘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費應據建安之胡際。迂拒王師。水陸為禍。昭達深潰高壘。不與戰。但令軍士伐木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擋。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非虜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眷勸。宜哉。

陳擬

陳擬字公晉。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禮記。高祖南征交趾。事並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招泰元年授貞

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上則非劉勿王。所以絳合故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襄從子冕。父從孫擬。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故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諱。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拓。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渠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惟敬奉並技威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承脩縣開國侯襄陵縣開國侯是建城縣開國侯天上錢縣開國侯訖陵縣開國侯誼仍前封祐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惟寧都縣開國侯敬惟平固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太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竝官資給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追子黨嗣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戚壞又曰綿綿瓜瓞萬

景之西京皆豐沛故今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詳

陳書詳字文機少出家為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

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故鄣廣德置廣安郡以詳為太守高祖踐祚改廣安為陳留又以詳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東愛於宮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

軍如故主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滻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鄧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為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迫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為都督軍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諡

見陳徵傳後

陳慧紀

陳書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貞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馬尋配以兵馬東平從征以龕降貞威

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户除黃門侍郎世祖即位出為安吉縣令遠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為水軍都督於荊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大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為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十户餘如故周軍東勝據有淮南江外驅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永樂大典

卷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六

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僧巴并前二十五百戶至德
二年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賜
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戶積明元年蕭琛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
熙王徽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
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僧巴并前六
十戶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己破慧紀遣其將呂忠
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皮賀若弼等已濟江
據蒋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乘船千餘
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
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噴之卒子上平頤
有文學論見陳徵傳後通志傳煥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奉特士三萬合
船艦十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平岐以五條
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于馬鞍
山及磨刀關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
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船詐降欲
燒隋船更決死一戰於是又有五黃龍備車色各長十餘丈驍首連接順流

陳佛智

德廣州晉康志佛智祖鄧陵人父法念仕梁為驃騎將軍

公公承累世之資臧錄鉅萬部曲數十擢為郢州刺史及郢州刺史陳
廢帝光大二年授南靖太守以李義訓蠻俗大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安靖
郡公沒隱晦不出主煬帝大業十三年終年七十三歲長子龍樹仕唐歷
瀛南扶南萬善南施六州刺史封鄱陽縣開國男孫集原以勇節著聞仕
唐為冠軍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十户

陳襄

南史陳煊傳陳後主即位時陳襄為金紫光祿

大夫襄與暄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俠客

子仁謙仕王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徐儀

臨安志徐儀東海郡人陵第三子也正明初為尚書殿中
所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越山號帝

召為學士尋

除著作郎

陳智深

金陵志智深蕭寧詞騎士勇力過人聖河之戰其子先已
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歎來感行路君子義之

陳禹

金陵志禹頴川人嘗摩訶征討聽敏有
善騎射擢為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

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峯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輩出於不意
世祖墮馬衆主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並祖
社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為幽州刺史寃秦郡
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魏亮
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

永樂大典卷三十二十三

十七

勤過蜀漢苦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
階籍先寵遂荷今任懷己之譏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蒙屬顧省驚懼
終於無益然飲水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頓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
末封豕橫噬焉敵南據奄有荆楚及橫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
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髣風龍飛道光率土千載暫舞淮海從風
車書既同華裔特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豈天亡權臣終害忠正
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十里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詐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美陽王臣
抱深悟存不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既事有難成則振旅而
迎進可以揚美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邇宜乘之會連鍾今日如
合聖聽乞速施行曉忤天心原存臣未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遂
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頤幸建第賜建連賓於
後庭太和九年薨子念襲爵為中山守坐掠良人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逼教免爵除貴子上各以清人也文論古照傳後

陳奇

魏書列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驥之八世孫
祖乃杜慕容玄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韶曰聰識有夙成之

永樂大典

卷三十三

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讀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指神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爻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允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事良寺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推質奇曰俟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果竟何職也由是誰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馬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雖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尤微勤雅曰君朝望其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想新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主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詳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前魏之甄后奇利發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大

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馬有人爲譯書多然時之言頃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休津文造詩書者皆及擊鼓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逮延經年冀有實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亦於焉尤喪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呂夜夢星墜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墜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功不敢不赴耳奇妹通常氏有子曰鵠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頤忠至清河王擇稱美之奇所注論語極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

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質論日平生傳說

陳元康

北史列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齊陰內史終於

康頤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倚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至皆爲撫職高祖聞而徵焉銷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

祖經論大繁軍務煩廣元康承掌竟日甚嘗速生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蹴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宜直至是言辭懶懶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焉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元康便辟善事人希賴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於債交易偏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謀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大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令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遂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從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仕待禁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十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六四晦未清朝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是謂前事傾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番相樂

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構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特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食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仕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頴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臣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頴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後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頓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奉應朝廷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譖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亦自懷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將愛魏譖元康與楊僧慧李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舊頭奴蘭固或先掌對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隱又恃舊恩遂大述意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賞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牛聲即以刃刺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

建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頤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李舒逃匿於廁庫直絕羹含藥扞戰死。是時祕世宗函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郡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忘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用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隕。每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撝。贈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來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始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謹官至大鴻臚次李璣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彦及李璣守節不從因亡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史臣肇見孫參等傳。南史列傳陳元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參劇飲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

永樂大典卷三十二十三

二

卿飲殺我孫主薄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還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如。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不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黎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弁。天寒雪深。使人舉籧。元康於籧下作軍書。颶颶運筆。筆不及策。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駁謫。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瘞地曰。主教世子過失。神武曰我性急嗔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憇忿。時或恚憤。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解衣受罰。元康趣入止。伍伯因陞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刀捨之。文襄入繡房。崔暹追崔李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徵。

慕立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及語文襄。問外侍。捨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慶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敗神武。會諸將議。遣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湏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波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鄭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文襄聞東齊呌。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罄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絕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

永樂卷三千百三十一

主

羅戰傷。監廚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論。見北史列傳。孫淵後。

陳忻

後周書。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雖岸。向類威

人。寇掠東魏。仍家。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侍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獲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忠歛。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齊東諸將鎮邊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谷。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金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布令之任。十年。侯景纂九曲城。忻率衆趣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寔。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師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領卒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趣之。頓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

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續宜陽折輶與諸軍邀擊之皆弓劍獲糧奉帛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璡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折著績累載贈其祖昆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是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折與韓雄等恒令間謀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輶擊破之故永業深憚折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折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增邑一十戶武成元年除冀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十六百戶又與閻府救勤慶破齊將王驚嵩仍從柱國陞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折與韓雄是閔姬姪少相親昵俱抱兵壙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効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捕獵射中折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取心則雄不如折身死之曰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動焉子萬敵嗣朝廷以折雅得十心還余萬敵領其部

曲江文淵閣四庫全書

永樂大典卷二二三

三

陳繫

安仁縣志繫居縣之長城鄉十九
都後周顯德二年官授河東運使

陳茂

隋書列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臂直恭謹為州里所敬

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鞍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頸流血被面詞氣不挽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縣男每典機密在宮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馬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旱劉晏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園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植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楊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謂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

陳稜

隋書稜字長威廬江長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塊少號勇

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硯舊將共推爲主。硯欲拒之。綬謂硯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爲後計。硯然之。時柱國李徽軍主當塗境潛使綬至徽所。請爲內應。徽上其黨并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熊郡公邑一千戶詔徵應接之。徽軍未至謀淺爲其黨所殺。綬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專領鄉兵。楊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綬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綬擊敗之。斬老模。其都破之。綬進至低漫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卒拒戰。綬擊敗之。斬老模。其都日霧雨晦冥。其將士皆懼。綬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聞霧。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輒兜車。衆數十遂拒綬。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綬乘勝逐北。至其都。渴朝兜背綬而陳。綬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闘不息。渴割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綬遂填壘攻破其柵。斬渴。獲其子島追。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綬位石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綬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綬率遼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綬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綬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主水渠。蓋卷三百三十三

陳叔慎

通鑑綱目隋文帝開皇九年。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隋主之。下制曰。是朕失君。非卿失主。尚可原也。而主相州城。

肉崩。故人自為歟。所向無敵。

中博士劉日請書。劉史安陽王叔慎年十八，直自會僚友。遇贈數曰：「若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退與。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率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先臣節。荀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限，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同列性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麗碑。碑入，叔慎伏甲斬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生子尉堂。招令士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道武州刺史鄧石惠，皆舉兵助之。隋開皇六年，齊將兵進至寧之。叔慎還陳正理。樊道武戰，兵敗，宵東勝入城。捨故墳，奉業。送奉玉俊斬之。

陳永貴

北史劉方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隋文帝所

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陳果仁

豫章志。隋司徒果仁，字世威。晉陵人。後漢太丘長。寔十七代孫。累官至司徒。唐武德三年卒。神克詔詢晉陵父老。陳

果仁身有八絕。何也？對曰：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義、六信、七謀、八辯。江西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以祀。唐封忠烈公。南唐李氏時，神嘗以陰兵助征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四

岱再冊為武烈嘗。宋張齊民畫漫集題。陳果仁告身。右果仁大業告身。軒靜緣明政二年捨宅。踰長安蒲氏。物歟。陽文忠載其事迹甚詳。果仁在隋無正傳。畧見史氏文事。沈法興為司徒。與孫士漢詐字文化及者。故捨疏云。大王司徒無幸被戮。明政之號。乃李子通僭位所立。當隋唐相爭之際。豪傑並起之時。其間竊位。徵倅頃刻之命者。豈勝數也。果仁居其時。以戮力自奮。與沈法興杜伏威輩。相魚肉於時。夷人之居。絕人之孤。亦多參至。其喪身破家。妻女為俘。廬舍且猶不保。乃施報之明驗。文安得謂之無幸哉。生南唐保大中。周師窺江南。唐之重兵北犯。錢氏東虛圍常州。州舊有果仁祠。唐人禱之。竟勝浙兵。以謂果仁有陰助。至封為帝者號。武烈豈其能垂祐於異世之人。而不能保當年之居處。幽顯之理。果難詰哉。歐公之跋。主於此書。今終卷不復見。豈當時不以與蒲氏或得之。而為人所攘。今並附歐公之文書以遺。蒲氏庶幾為完文。

陳華

整江志。華隋合州刺史。舊圖經云。義寧二年獻瑞木。

陳孝意

隋書列傳。河東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之。因

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水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未嘗起授鴈門郡丞。在郡斂食齋居。朝夕哀號。每一聲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襄吏多賊。孝意清節彌厲。發毒趣伏。動若神變。民稱之。楊帝章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貴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光光。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戚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

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陳叔達

晉康志德慶州頤隋唐間歷刺史。有功及

民。鄉人即其居金林鄉立祠封興化廟。

陳叔達

舊唐書列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頤

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敕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

為。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無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辨善容止。每

有敕奏。指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為薦拔。五年進封江國

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

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還乎。因賜物百段。貞觀

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

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

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

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為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

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

謚曰忠。有集十五卷。宋晁無咎濟北集。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

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

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三

杜稷計耳。人主以天下為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通鑑胡目唐太宗貞觀六年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讒言。故相報。封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已久。當日之言。非馮陸下。乃杜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土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自欲違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大德。中謹言。是以危疑向晉。誘臣下為後日計。蓋君道哉。劉景文詩陳叔達詩陳亡誰數義陽王。世路艱危亦備嘗無術。可紓江左亂。蕩然風績動隋唐。

陳君賓

舊唐書列傳君賓。陳鄧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太宗

鄭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主繞。葦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達霖澆。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遂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馬若疚。是以日異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飢餓。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

陳大德

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秋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綏靖遣真

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墮瓦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糧械。咸存沒。大德曰。皆無恙。成湯泣相告。數日後。墮瓦人望之而哭。傷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形勝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合使聲教所及。無恩不報。而以略遺詐。為謀於外。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二十三

主